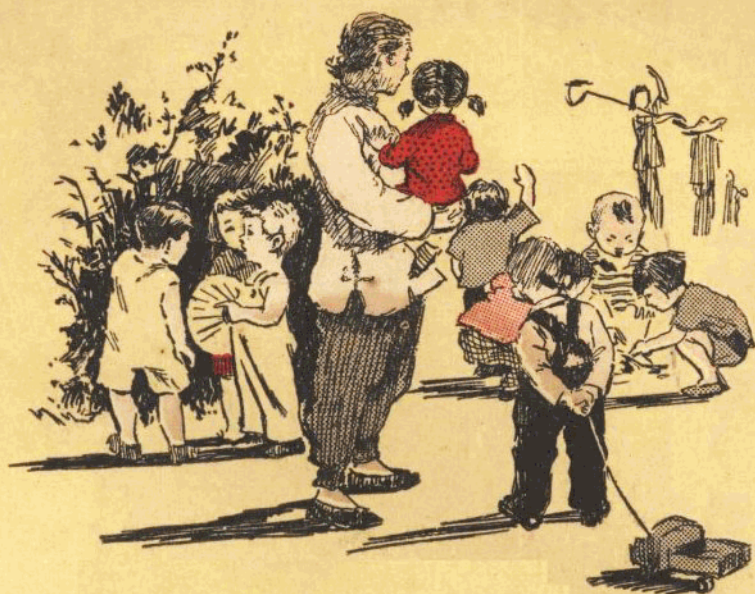




抱娃組的故事

通俗讀物出版社

PDG

快要夏收的時候，玉梅互助組接到了鄰村佩玉（佩蘭）互助組的挑戰書。挑戰書上說：她們的組保證八天內，做到場光地淨。玉梅看了這封挑戰書，直覺得臉上熱辣辣的。她想起去年自己的組應了戰，結果沒有完成計劃，輸給她們了。今年她們又發來挑戰書，怎麼辦呢？應戰吧，恐怕又輸給人家，自己組裏十一個女勞動力，只有四個人能下地，其餘的人，給牲口拖住了，頂多只能在場裏幫一下忙；不應戰吧，也不像話，因為自己是個青年團員，應該帶頭參加生產競賽。再說自己的組也不能一輩子給人家說是膽小組，落後組。玉梅想來想去，拿不定主意。最後她想：應不應戰，反正得讓大夥兒決定，先跟大夥商量商

量再說吧。

組員聽說來了挑戰書，都自動聚到玉梅的院子裏來了。玉梅唸完挑戰書，小李首先跳了起來嚷道（^{〔嚷〕}_{〔讀〕}）：“應戰，應戰，咱去年輸給了她們，今年可一定要贏（^{〔贏〕}_{〔讀〕}）她們。”有幾個人立刻附和着說：“對，咱組一定要應戰！”這時，只見李大嬌慢吞吞地說：“應戰，應戰！你們去應吧，也不想想咱去年為啥（^{〔爲〕}_{〔讀〕}）輸給人家！今年又憑啥勝過人家！”這幾句話可把大夥說呆了（^{〔呆〕}_{〔讀〕}），半晌（^{〔半晌〕}_{〔讀〕}）沒有人開腔。玉梅想起去年的失敗，正可以作為今年的教訓，就笑着說：“對，咱就扯扯去年為啥沒有完成計劃吧！先擺好了自己的陣容，再出陣應戰，勝利就有把握些。”小李瞧了大家一眼，說：“我說吧，咱們組下起地來，都是稀稀拉拉的。有的人不高興下地，就不去了。有的人太陽老高才下地，太陽沒落山就回家了。這樣幹活哪裏會比得過人家！”

話沒落音，尙娃媽就搶着說：“誰不願意



下地啊！你說我們蹲（〔蹲〕）在家裏難道好受？
娃娃們這個哭，那個叫的，咱要想做雙鞋子，
也沒有工夫……”王嫂子也接着說：“咱要是
沒有娃子，早下地了。咱眼看莊稼拋在地裏，
心裏也不好受；可是自己下地去，把娃丟在家

裏，沒有人照顧，心裏也不安生啊！嗨（[「]_海），真是一條心腸兩頭吊，急也把人急死了。”這時，小英媽站起來說：“可不是，去年俺（[「]_海）要下地去，只好把一歲的旦旦（[「]_担）交給不滿四歲的英英去看，結果把旦旦的頭皮都摔破了，咱兩口子為這事，還打了一架呢！”話是越談越多了，有的說：“沒娃的婦女能解放，咱有娃的人一輩子也解放不了。”大夥談來談去，談的結果是：“咱組不能跟人家應戰，咱組娃子多，沒人帶，多一半的婦女不能下地。”玉梅想：不解決帶娃的問題，要大家都下地，是有困難的。

這一夜，玉梅一直睡不着，翻來覆去的，只是想：“用什麼辦法解決這個問題呢？”

二

天色朦朧亮（[「]_{朦朧}），玉梅就往鄉裏開夏收的會去了。在路上，她一邊走一邊想着組

裏娃娃的問題，雖說是大清早，可是口乾得特別難受。經過劉家莊（^{〔劉〕讀}_{ㄌㄧㄠˊ}又^{〔留〕}_{ㄌㄧㄡˊ}）時，她決定向人家要些水喝。她踏進一戶人家，看見兩個娃娃在爭奪一個泥娃娃，看樣子要打架了。娃娃旁邊一個六十多歲的老太太正在勸，老太太對那個小的娃娃說：“乖乖（ㄍㄨㄞ），聽話，你就讓給哥哥吧。”玉梅聽了很奇怪，就問老太太為啥要小的讓給大的。老太太指着那個大的娃娃說：“這是對門李大孀的娃娃。李大孀下地去了，要是李大孀聽見娃子哭，割麥子會不安心的。”玉梅聽了這話，心裏一動。她又向裏屋一看，見炕上（^{〔炕〕讀}_{ㄎㄧㄥˋ}又^{〔抗〕}_{ㄎㄧㄥˋ}）還睡着個胖呼呼的小娃娃，玉梅就問這是誰家的，老太太說：“這是俺的小孫子，他娘也下地去了。”玉梅喝了水，走出門來，突然心裏一亮，她想：讓老太太帶娃娃，年輕的婦女不就可以下地了嗎？她覺得自己組裏的娃娃問題有了解決的希望了，心裏一高興，腳步也輕鬆了。

在鄉政府，玉梅又碰到區婦聯主任王大



姐。玉梅見了王大姐，就像見了親人似的，把自己的問題都說給她聽，最後玉梅說：“王大姐，讓老太太看娃娃，你看這辦法行嗎？”王大姐說：“行啊！你互助組裏有幾位老太太？幾個娃娃？”玉梅算了一算，說：“有三個老太太，九

個娃娃。”王大姐說：“好極了，你儘管（儘管）大胆把她們組織起來，困難會有的，但是不要怕……”

玉梅聽王大姐這麼說，心裏高興得不得了，散會後，就趕緊回村了。

三

玉梅回到家裏，先把有娃的組員們找來商量。她把解決娃娃問題的辦法說給大家聽。話沒有說完，小英媽第一個起來反對說：“誰的娃誰疼。讓別人看娃，倒不如把娃攔（攔）在家裏好！”玉梅說：“娃娃有個人照顧，總比拴在窗框（窗框）上強。娃娃吃咧（吃），喝咧，屎咧，尿咧，也有個人照顧；再說也不會遭什麼意外。過去娃娃沒人照顧，在外面亂奔亂跳，有的淹死，有的摔傷，這多危險。”狗娃媽傷心地接着說：“可不！咱的大娃娃要是有人照顧，也不會落在河裏淹死了！現在想起

來咱都肉疼。”說着，眼睛就紅了。大夥也都難過地想起了那件慘事。沉默了（^{〔歎〕讀}一_{〔墨〕}）陣，李大孀歎一口氣說：“不把娃丟在家裏，就得把娃帶到田頭去，娃皮膚嫩，哪裏經得起太陽晒，得了病，也是一樣的危險！”玉梅就順着她的話說：“如果有個人照顧，就可以避免這些不幸的事情了。再說，替咱看娃的，都是老太太，老年人心軟，愛娃，又都是左鄰右舍的熟人，對娃不會壞的。”李大孀說：“只要老太太們照顧得好，咱也沒意見。有人照顧，總比沒人照顧強。”有幾個媽媽也說：“就這麼試着辦吧，不行再說。”

小英媽一聽大夥都這麼說，抱起小英就走，嘴裏還說：“你們娃多，賠得起，我娃的爹五十多歲了，只有這一個娃，可賠不起。”李大孀一聽可火了，嘰咕（^{〔嘰〕讀}4_{〔咕〕讀}1^{〔俄〕}）道：“你不參加就不參加好了，為啥出口傷人。”玉梅想：參加抱娃組一定要自願，勉強沒有好處。就站起來說：“小英媽為去年的事，傷了心，腦子

一時轉不過來。只要咱們的抱娃組辦得好，她還是會把娃送來的！”

四

媽媽們同意這麼辦後，玉梅又去找組裏的老太太們商量。

她先到高大娘家去。高大娘只有一個十五歲的兒子，已經參加互助組，高大娘經常說着互助組的好處，所以玉梅一說起要請她給互助組看娃，高大娘就滿口答應了。這一下玉梅可高興極了，她滿懷信心又去找春生媽。恰巧春生也在家裏，玉梅話剛說完，春生媽還沒有開口，春生却先開口說：“我媽年紀大了，身體不好，看不成娃。”春生媽本來不願意替人家帶娃，聽兒子這麼說，也就推說自己身子不舒服，看不了娃。玉梅想：勉強叫去了，也看不好娃的，不如不勉強吧。她就另外去找冬娃奶奶商量了。

往年冬娃媽下地了，把冬娃交給她奶奶看着，今年冬娃四歲了，冬娃奶奶是可以再多看幾個娃娃。但是這位老太太聽玉梅說是給人家看娃，她心裏就有些痛快，覺得給人家



看娃是丟人的。她就推辭着說：“自己家的娃好帶，別人家的娃難帶。咱担不起這份心事。”玉梅說：“只要你帶得一樣，別人也不會說啥的。再說，你帶娃，好讓青年婦女下地生產，將來多打了糧食，論起功勞來，也有你老人家一份的！”冬娃媽也來勸婆婆，冬娃奶奶聽玉梅和媳婦說得有理，也就答應了。

晚上，組裏開了一次會。會上決定了誰家離哪個老太太近，就把娃送給那個老太太帶。

娃娃的問題解決了，大家心裏像落了塊石頭，都說要好好生產了。媽媽們提出馬上訂夏收計劃，和李佩玉組應戰。組員們的情緒非常高，當場寫了應戰書。大家都滿懷信心地談論着：“今年一定要打個大勝仗。”

會上，只有冬娃奶奶板着臉，坐在那兒一言不發。她聽大夥談來談去，就不提給看娃工錢的事，心裏直嘀咕（^咕讀），沒有等到散會，她賭氣回去了。

五

第二天，開始夏收了。

太陽還沒有露臉，玉梅互助組的女組員們就準備着下地。狗娃媽跟她兄弟媳婦秀秀媽，一清早把狗娃和秀秀送到冬娃奶奶家裏，冬娃奶奶看見她們來了，坐在板凳上動也不動。狗娃媽和秀秀媽忙着下地，把狗娃和秀秀往炕席（^{「」}_席）上一放，跟冬娃奶奶打個招呼，就急匆匆地（^{「匆」}_讀）走了。

原來冬娃奶奶想起昨夜會上沒提看娃工錢的事，正在滿肚子的火氣沒處發。她想：“天下哪有這等好事，要咱白費力氣給你們看娃！”這時，只聽得“撲通”一聲，秀秀大聲哭叫起來。冬娃奶奶趕緊回過身去看，只見秀秀正跌在地上滾，額頭上起了個大疙瘩（^{「疙瘩」}_讀，^{「割」}_讀）。原來秀秀從炕上跌下來了。冬娃奶奶這才發了慌，連忙去抱起秀秀，給她揩了把

臉，但是秀秀還是指着額頭喊痛，哭個不停。

晌午的時候，婦女們都從地裏回來了。有娃娃的媽媽們，都向抱娃組走去。秀秀媽走到冬娃奶奶家，進屋抱起秀秀，一看秀秀的額頭上腫起了個大疙瘩，心疼得不得了。秀秀見到媽媽，也哭起來了，秀秀媽一陣心酸，抱着秀秀也哭了。

這時，玉梅不放心抱娃組，正向冬娃奶奶家走來。忽然聽見冬娃奶奶家大人小孩哭作一團，嚇了一大跳，連忙跑進屋來。秀秀媽一見玉梅，就指着秀秀的頭說：“你看！你看！把秀秀摔傷了怎麼辦？”玉梅忙問冬娃奶奶是怎麼一回事。冬娃奶奶覺得自己受了委屈（虧）似的，也哭着說：“看娃娃又不給啥。咱的事誰來給咱做？娃跌倒了，也要來怪我，這事再好，咱也不幹了。”玉梅想：“看娃娃不是輕鬆事，也是一種勞動。看好娃，就等於幫助了生產。不給老太太工錢是不對的。”

飯後玉梅馬上召集組員們來談了一談，

把這問題提出跟大夥商量。大夥也認為看娃娃應該給工錢，就決定每天給老太太們三升麥。高大娘不要麥，給她割三畝麥子，不算工。這些麥和工由全組組員分擔。

六

中午的太陽像澆上了油似的，越來越旺。玉梅互助組的組員們正在地裏緊張地割麥子。玉梅的衣衫全給汗水濕透了。她的鐮刀快得連男人們都趕不上。她在頭裏時時回頭喊：“快加油呀！追上來！”後面的組員們也不甘示弱，嘴裏喊着：“快追上啦！”手裏的鐮刀動得更快了。

這時，只有春生女人和春生懶洋洋地拖在後面。春生對他女人說：“參加互助組真受累啊！沒娃也得出看娃的錢！”春生女人說：“是啊！冬娃奶奶是給她們幾個人看娃，又不是給全組看娃，為啥工錢要全組的人分攤？”

兩口子越說越生氣了。春生從鼻子裏哼(ㄣ)了一聲說：“娘兒們天生就只有帶娃養娃的本領，為啥偏往地裏鑽？幹啥個莊稼活！兔子能駕轅(〔駕〕讀ㄐㄧㄣˋ〔轅〕讀ㄩㄢˊ)，還用轅馬幹什麼！”春生女人雖然覺得這些話有些刺耳，可是自己也正在氣頭上，就問春生：“你說這事怎麼辦啊？”春生氣哄哄地說：“怎麼辦？你有嘴不會說嗎？”

休息的時候，春生女人就把這事提出來。當時玉梅正在琢磨(〔琢〕讀ㄓㄨㄛˊ)能不能提前完成割麥的事，所以沒有很好去想春生女人話裏的意思。她批評春生女人道：“天下農民是一家，這麼點小事還計較個啥，再說，帶好娃也是為了完成小組的計劃。”這一下，可把站在旁邊的春生氣壞了，他站起來把鐮刀一拿，說：“不參加互助組都成，就不能白給人出錢！”說了，拖着他女人就走。大夥勸了半天，才把倆人勸住。經過這樣一鬧，大夥幹活的勁頭都不大了，每個人都想着這個問題。

玉梅還是一樣幹活，但是心裏非常難受。她越想越覺得自己不對。“為什麼那樣粗魯地（〔魯〕）對待提意見的人呢？春生女人的話，是有道理的。沒娃的人要出帶娃的錢，這的確不合理！”她這麼想。

晚上吃好飯，大夥又聚到玉梅的院子裏來了。玉梅首先檢討了自己的錯誤，說自己不應該不接受春生女人的意見。組裏的人就把這事討論開了，大多數的人都說：“帶娃的工錢由有娃的人出才合理。”但是狗娃媽吞吞吐吐地說：“合理是合理，就是有娃的人家負擔太大了些。”玉梅說：“娃娃送入抱娃組，雖然付出一點工錢，可是自己可以安心搞生產，可以多打糧食。”小李也接着說：“別人不說，就說李大孀吧！過去她每天在家忙得要死，連鞋子都沒時間做，還要挨李大伯的罵‘死吃飯’的。現在李大孀把娃娃交給抱娃組，自己以後每天可以掙七個工分，和李大伯差不多，看他再敢不敢罵李孀子？”大夥說光彩不光